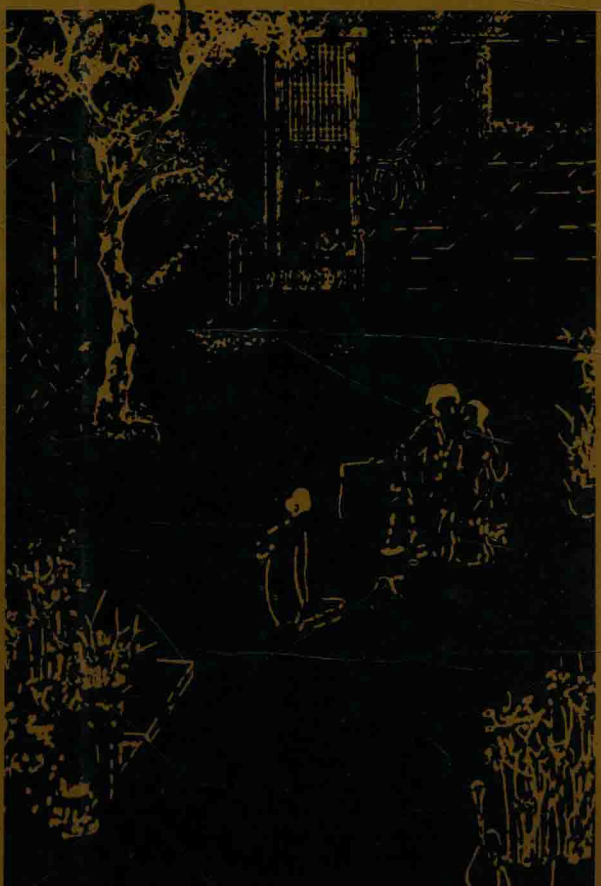
金瓶梅詞

蘭陵笑笑生著
梅節校訂
陳詔黃霖礎釋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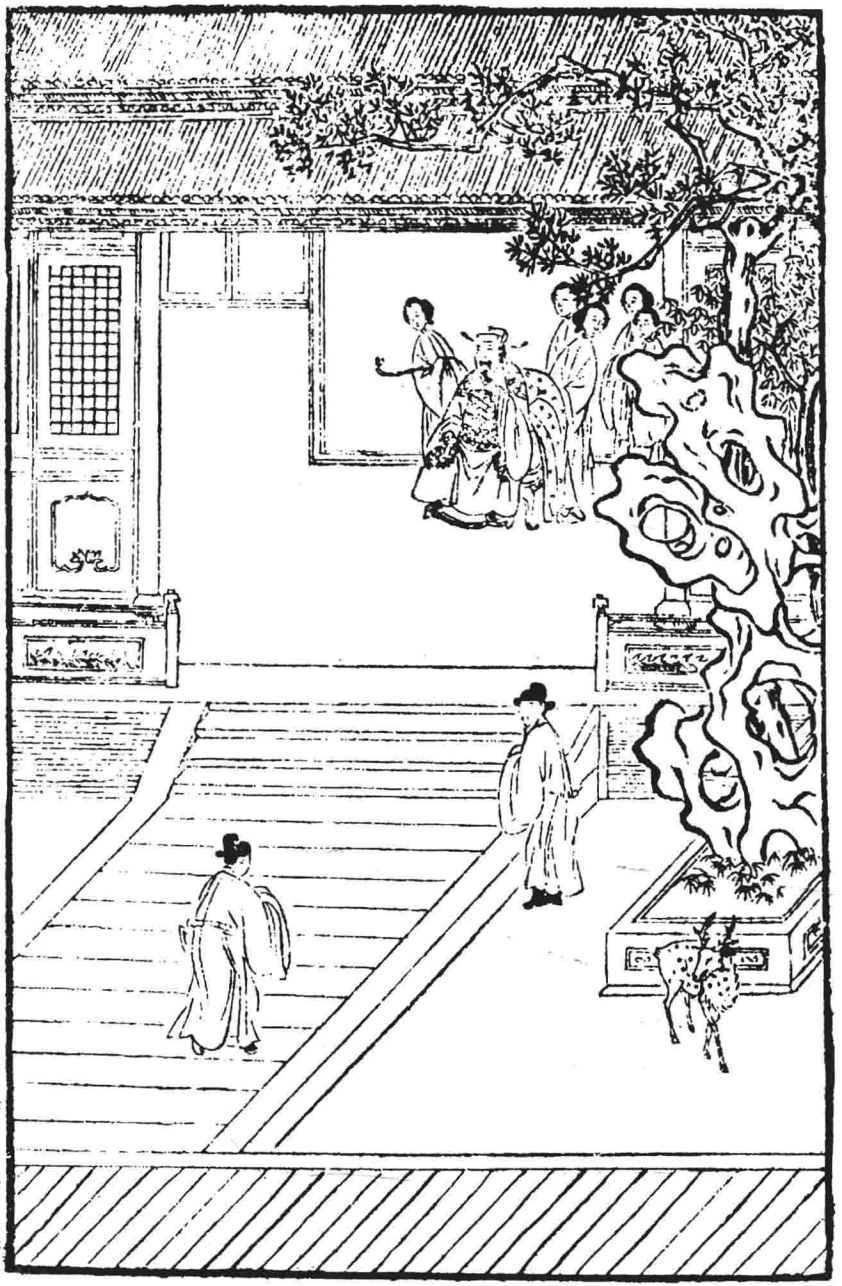
四之三

•梅節重校本•

金瓶梅詞話

（三）

蘭陵笑笑生著
陳詔黃霖注釋
夢梅館印行



第五十五回

西門慶兩番慶壽誕

金瓶梅

苗員外一諾贈歌童

第五十五回　西門慶東京慶壽旦　苗員外揚州送歌童

千歲蟠桃帶露攜，攜來黃閣祝期頤。八仙下降稱觴日，七鳳團花織錦時。
六合五溪輸賀軸，四夷三島獻珍奇。義和莫遣兩丸速，願壽中朝帝者師。

卻說任醫官看了脈息，依舊到廳上坐下。西門慶便開言道：「不知這病癥看得何如？沒的甚事么？」任醫官道：「夫人這病，原是產后不愼調理，因此得來。目下露不淨，面帶黃色，飲食也沒些要緊，走動便覺煩勞。依學生愚見，還該謹愼保重。大凡婦人產后，小兒痘后，最難調理，略有些差池，便種了病根。如今夫人兩手脈息，虛而不實，按之散大，卻又軟不能自固。這病癥，都衹爲火炎肝腑，土虛木旺，虛血妄行。若念番不治，他后邊一發了不的了。」說畢，西門慶道：「如今該用甚藥才好？」任醫官道：「衹是用些清火止血的藥，黃柏、知母爲君，其餘衹是地黃、黃岑之類，再加減些，吃下看住就好了。」西門慶聽了，就叫畫童封了一兩銀子，送任醫官做藥本。任橋官作謝去了。不一時，送將藥來。李瓶兒屋裏煎服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西門慶送了任醫官去，回來與應伯爵坐地。想起東京蔡太師壽旦已近，先期曾差玳安往杭州買辦龍袍錦繡、金花寶貝上壽禮物，俱已完備，即日要自往東京拜賀。算來日期已近，自山東來到東京，也有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

半個月日路程，連夜收拾行李進發，剛剛正好，再遲不的了。便進房來和月娘說知，如此這般。月娘道：「這咱時不說，如今忙匆匆的，你擇定幾時起身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起身也才夠到哩，還得幾個日頭(一)。」西門慶說畢，就走出外來，吩咐琴童、玳安、畫童、畫童，打點衣服行李，明日跟隨東京走一遭。四個小斯各各收拾行李不迭。月娘便教小玉：「去請你各房娘，都來收拾你爹行李。」當下衹有李瓶兒，一來有了孩子，二來服了藥，不出房來。其餘各房孟玉樓、潘金蓮一齊都到，走來的都動手，把皮箱、涼箱裝了蟒衣、龍袍、緞匹、上壽等物，共有二十多扛，又整頓了應用冠帶衣服等件，一齊完了。晚夕，三位娘子擺設酒肴和西門慶送行，席上西門慶各人叮囑了幾句，自進月娘房裏宿歇。次日把二十扛行李，先打發出門。又發了一張通行馬牌(二)，仰經過驛遞，起夫馬迎送。各各停當，然后進李瓶兒房裏來，看了官哥兒，與李瓶兒說了句話，教他好好調理，「我不久便來家看你。」那李瓶兒閣著淚道：「路上小心保重。」直送出廳來，和月娘、玉樓、金蓮打夥兒送出了大門。

西門慶乘了涼轎，四個小斯騎了頭口，望東京進發。迤邐行來，卻走了百裏路程。那時日已傍晚，西門慶吩咐駐扎。驛官斯見，送供應，過了一宵。明日天早，西門慶催趲人馬，扛箱快行。一路看了些山明水秀。午牌時，打中火(三)，又行。路上相遇的，無非各路文武官員進京慶賀壽旦的，也有進生辰杠的，不計其數。又行了十來日，算前途路已不多，趲到剛剛湊巧。宿了一晚，又行夠兩日，早到東京，進了萬壽城門。那時天色將晚，趕到龍德街牌樓底下，就投翟家屋裏去住歇。那翟管家聞知西門慶到了，忙的出來迎接，各敘寒暄。吃了茶，西門慶叫玳安專管行李，一一交盤進了翟家裏來。翟謙教府幹收了，就擺酒和西門慶洗塵。不一時，衹見剔犀官桌(四)上列著幾十樣大菜，幾十樣小菜，都是珍饈美味，燕窩魚翅，絕好

下飯，衹沒有龍肝鳳髓；其餘奇巧富麗，便是蔡太題自家受用，也不過如此。當直的拿著通天犀杯(五)，斟上麻姑酒兒，遞與翟謙。接過滴了天(六)，然后又斟上來，把盞與西門慶。西門慶也回敬了。兩人坐下，糖果、熱碟、按酒之物，注水也似遞將上來。酒過兩巡，西門慶便對翟謙道：「學生此來，單爲老太師慶壽，聊備些微禮。孝順太師，想不見卻。衹是學生向有相攀的心，欲求親家預先稟過，但拜太師門下做個乾生子，也不枉了一生一世。不知可以啓口帶攜的學生么？」翟謙道：「這個有何難哉？我們主人雖是朝廷大臣，卻也極好奉承，今日見了這般盛禮，自然還要升選官爵，不惟拜做乾子，定然允哩！」西門慶聽說，不勝之喜。飲夠多時，西門慶便推：「不吃酒罷！」翟管家道：「再請一杯，怎的不吃了？」西門慶道：「明日有正經事，卻不敢多飲。」再四相勸，衹得又吃了一杯。翟管家賞了隨從人酒食，吩咐叫把牲口牽到后槽去。

當下收過了家活，就請西門慶到后邊書房裏安歇。排下好描金暖床(七)，鮫綃帳兒，把銀鉤挂起，露出一床好錦被，香噴噴的。一班小斯，扶侍西門慶脫衣脫襪上床。獨宿孤眠，西門慶一生不慣，那一晚好難捱過也。巴(八)到天明，正待起身，那翟家門戶重掩著，那裏討水來淨臉？直挨到已牌時分，才有個人把匙鑰一路開將出來。隨后一個小斯拿著手巾，一個捧著銀面盆，傾了香湯，進書房來。西門慶梳洗完畢，戴上忠靖冠，穿著外蓋前服，一個在書房裏坐。衹見翟管家出來，和西門慶斯見了坐下，當直的托出一個朱紅盒子，裏邊有三十來樣美味，一把銀壺。斟上酒來，吃早飯。翟謙道：「請用過早飯，學生先進府去，和主翁說過，然后親家搬禮物進來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多勞費心。」酒過數杯，就拿早飯來吃了，收過家活。翟管家道：「且權坐一回，學生進府去便來。」翟謙去不多時，忙跑來家向西門慶說：「老爺正在書房梳洗，外邊滿朝文武官員，都各伺候拜壽，未得斯見哩。學生已對老爺說過了，如今先進去拜賀，省的住會混雜，學

生也隨后便到了。」西門慶不勝歡喜，便教跟隨人拉同翟家幾個伴當，先把那二十扛金銀緞疋，抬到太師府前，一行人應聲去了。西門慶冠帶乘了轎來，衹見亂哄哄的挨肩擦背，都是大小官員來上壽的。西門慶遠遠望見一個官員，也乘著轎進龍德坊來。西門慶仔細一認，倒是楊州苗員外。卻不想苗員外也望見西門慶了。兩個同下轎作揖，敘說寒溫。原來這苗員外是第一個財主，他身上也現做個散官(九)之職。向來結交在蔡太師門下，那時也來上壽，恰遇了故人。當下兩個心匆匆路次話了幾句，問了寓處，分手而別。西門慶來到太師府前，但見：

堂開綠野，彷佛雲霄；閣起凌煙，依稀星鬥。門前寬綽堪旋馬，閥閱嵬峨好豎旗。錦鄉業中，風送到書眉聲巧，金銀堆裏，日映出琪樹花香。旃檀香，截成梁棟；醒酒石(十)，滿砌皆除。左右肉屏風(十一)，一個個夷光紅拂；滿堂羅寶玩，一件件周鼎商彝。明晃晃懸挂著明珠十二，黑夜裏何用燈油；貌堂堂招致得珠履三千(十二)，彈短鋏(十三)盡皆名士。任他九州四海大小官員，都來慶賀；就是六部尚書三邊總督，無不低頭。正是：除卻萬年天子貴，衹有當朝宰相尊。

西門慶躬身進了大門，衹見中門關著不開，官員都打從角門而入。西門慶便問：「爲何今日大事，卻不開大門？」翟管家道：「原來中門曾經官家行幸(十四)，因此人不敢打這門出入。」西門慶和翟管家進了幾重門，門上都是武官把守，一些兒也不混亂。見了翟謙，一個個都欠身問：「管家從何處來？」翟管家答道：「捨親打山東來拜壽老爺的。」說罷，又走過幾座門，轉幾個彎，無非是書棟雕梁，金張甲第(十五)。隱隱聽見鼓樂之聲，如在天上的一般。西門慶又問道：「這裏民居隔絕，那裏來的鼓樂喧嚷？」翟管家道：「這是老爺教的女樂。一班共二十四人，也曉得天魔舞(十六)、霓裳舞(十七)、觀音舞(十八)，凡老爺早膳、中飯、夜燕，都是

奏的。如今想是早膳了。西門慶聽言未了，又鼻子裏覺得异香馥馥，樂聲一發近了。翟管家道：「這裏老爺書房將到了，腳步兒放鬆些。」轉個回廊，衹見一座大廳，如寶殿仙宮。廳前仙鶴孔雀，種種珍禽，又有那瓊花、曇花、佛桑花，四時不謝，開的閃閃爍爍，應接不暇。西門慶還未敢闖進，教翟管家先進去了，然后挨挨排排(十九)，走到堂前。堂上虎皮太師交椅上，坐一個大猩紅蟒衣的，是太師了。屏風后列有二三十個美女，一個個都是宮樣妝束，執巾執扇，捧擁著他。翟管家也站在一邊。西門慶朝上拜了四拜，蔡太師也起身，就絨單上回了個禮。這是初相見了。落后翟管家走近蔡太師耳邊，暗暗說了幾句話下來。西門慶理會的是那話了，又朝上拜四拜，蔡太師便不答禮。這四拜是認幹爺了。回受了四拜，后來都以父子相稱。西門床開言道：「孩兒沒甚孝順爺爺，今日華誕，家裏備的幾件菲儀，聊表千裏鵝毛之意。原老爺壽比南山！」蔡太師道：「這怎的生受！」便請坐下。當直的拿了把椅子上來，西門慶朝上作了個揖，道：「告坐了。」就西邊坐地，吃茶。翟管家慌跑出門來，叫抬禮物的都進來。二十來扛禮物，揭開了涼箱蓋，呈上一個禮目：大紅蟒袍一套、官綠龍袍一套、漢錦二十疋、蜀錦二十疋、火浣布二十疋、西洋布二十疋、其餘花素尺頭共四十疋，獅蠻玉帶一圍，金鑲奇南香帶一圍，玉杯犀杯各十對，赤金攢花爵杯八衹，明珠十顆；又梯已黃金二百兩，送上蔡太師做養兒的禮。蔡太師看了禮目，又瞧了抬上二十來扛，心下十分灌喜，連喜稱「多謝」不迭。便教翟管家：「收進庫房去罷。」一面吩咐擺酒款待。西門床因見忙衝衝，推事故辭別了蔡太師。太師道：「既如此，下午早早來罷。」西門慶作個揖起身，蔡太師送了幾步，便不送了。西門慶依舊和翟管家同出府來。翟管家府內有事，也作別進去。西門慶徑回到翟家來，脫下冠帶，又整的好飯吃了一頓。回到書房，打了個瞌睡，恰好蔡太師差捨人邀請赴席。西門慶謝了些扇金，著先去：「隨后就

來了。」便重整冠帶，預先叫玳安封下許多賞封，做一拜匣盛了，跟隨著四個小斯，乘轎望太師府來，不題。

且說蔡太師那日滿朝文武官員來慶賀的，各各請酒。自次日爲始，分做三停(二干)：第一日是皇親內相；第二日是尚書顯要衙門官員；第三日是內外大小等職。衹有西門慶一來遠客，二來送了許多禮物，蔡太師倒十分歡喜他。因此就是正日，獨獨請他一個。見說請到了新幹子西門慶，忙走出軒下相迎。西門慶再四謙遜，讓爺爺先行，自家屈著背，輕輕跨入檻內。蔡太師道：「遠勞駕從，又損隆儀，今日略坐，少表微忱。」西門慶道：「孩兒戴天履地，全賴爺爺洪福，些小敬意，何足挂懷！」兩個喁喁笑語，眞似父子一般。二十個美女一齊奏樂。府幹當直的斟上酒來，蔡太師要與西門慶把盞，西門慶力辭不敢，衹領的一盞，立飲而盡，隨即坐了筵席。西門慶教畫童取過一雙黃金桃杯，斟上滿滿一杯，走到蔡太師席前，雙膝跪下道：「願爺爺千歲！」蔡太師滿面歡喜道：「孩兒起來。」接過便飲個完。西門慶才起身，依舊坐下。那時相府華筵，珍奇萬狀，都不必說。西門慶直飲到黃昏時候，拿賞封賞了諸執役人，才作謝告別道：「爺爺貴冗，孩兒就此叩謝，后日不敢再來求見了。」出了府門，仍到翟家安歇。

次日，要拜苗員外，著玳安跟尋了一日，卻在皇城后李太監房中住下。玳安拿著帖子通報了，苗員外來出迎道：「學生一個兒坐著，正想個知心的朋友講講，恰好來得湊巧。」就留西門慶筵燕。西門慶推卻不過，衹得便住了。當下山肴海錯，不記其數。又有兩個歌童，生的眉清目秀，開喉音唱幾套曲兒。西門慶指著玳安、琴童、畫童、畫童，向苗員外說道：「那班蠢材，衹顧吃酒飯，卻怎地比的那兩個！」苗員外笑道：「衹怕伏侍不的老先生。若愛時，就送上也何難！」西門慶謙謝，不敢奪人之好。飲到更深，別了苗員

外，依舊來翟家歇。

那幾日內，相府管事的，各各請酒，留連了八九日。西門慶歸心如箭，便叫玳安收拾行李。那翟管家苦死留住，祇得又吃了一夕酒，重敘姻親，極其眷戀。次日，早起辭別，望山東而行。一路水宿風餐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自從西門慶往東京慶壽，姊妹們眼巴巴望西門慶回來，多有懸挂。在屋裏做些針指，通不出來閑耍。祇有那潘金蓮打扮的如花似玉，喬模喬樣，在丫環夥裏，或是猜枚，或是抹牌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狂的通沒些成色，嘻嘻哈哈，也不顧人看見，祇想著與陳經濟勾搭，便心上亂亂的焦燥起來。多少長吁短嘆，托著腮兒呆登登。本待要等經濟回來，和他做些營生，又不道經濟每日在店裏沒的閑。欲要自家出來尋著他，又有許多丫頭，往來不方便。日裏便似熬盤上蟻子一般，跑進跑出，再不坐在屋裏。那一日正是風和日暖，那金蓮身邊帶著許多麝香合香，走到卷棚后面，祇望著雪洞裏。那經濟日在店裏，那得脫身進來？望了一回不見，祇得來到屋裏，把筆在手，吟哦了幾聲，便寫一封書，封著，叫春梅：「逕送與陳姊夫。」經濟接著，拆開從頭一看，卻不是書——一個曲兒。經濟看罷，慌的丟了買賣，跑到卷棚后面看。祇見春梅回房，去對潘金蓮說了。不一時也跑到卷棚下，兩個遇著，就如餓眼見瓜皮(三)一般，禁不的一身直鑽到經濟懷裏來，捧著經濟臉，一連親了幾個嘴，咂的舌頭一片聲響，道：「你負心的短命賊囚！自從我和你在屋裏，被小玉撞破了去后，如今一向都不得相會，這幾日你爺爺上東京去了，我一個兒坐炕上，淚汪汪祇想著你，你難道耳根兒也不熱的(三)？我仔細想來，你恁地薄情，便丟著也索罷休。祇到了其間，又丟你不的。常言痴心女子負心漢，祇你也全不留些情！」正在熱鬧間，不想那玉樓泠眼瞧破。忽然抬頭看見，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

順手一推，險些兒經濟跌了一跤，慌忙驚散，不題。

那日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李瓶兒同一處坐地，祇見玳安慌慌的跑進門來，見月娘磕了個頭，道：「爹回來了。小的一路騎頭口，拿著馬牌先行，因此先到家。爹這時節也差不上二十裏遠近了。」月娘道：「你曾吃飯沒有？」玳安道：「從早上吃來，卻不曾吃中飯。」月娘便教玳安廚下吃飯去。又教整飯待大官人回來，自和六房姊妹同夥兒到廳上迎接。正是：詩人老去鶯鶯在，公子歸時燕燕忙。四人閑話多時，卻早西門慶到門前下轎了。衆妻妾一齊相迎時去。西門慶先和月娘斯見畢，然后孟玉樓、李瓶兒、潘金蓮依次見了。西門慶和六房妻小，各敘寒溫。落后畫童、琴童、畫童也來磕了六房的頭，自去廚下吃飯。西門慶把路上辛苦，并到翟家住下，明日蔡太師厚情，與內相日日吃酒事情，備細說了一遍。因問李瓶兒：「孩子這幾時好么？你身子怎地調理？吃的任醫官藥，有些應驗么？我雖則往東京，一心祇丟不下家事哩！店裏又不知怎樣，因此急忙回來。」李瓶兒道：「孩子也沒甚事，我身子吃藥后，略覺好些。」月娘一面教衆人收好行李及蔡太師送的下程，一面做飯與西門慶吃。到晚，又設酒和西門慶接風。西門慶晚就在月娘房裏歇了，兩個是久旱逢甘雨，他鄉遇故知，歡愛之情，都不必說。次日，陳經濟和大姐來斯見了，說了些店裏的帳目。應伯爵和常時節打聽的大官人來家，都來望。西門慶出門斯見畢，兩個一齊說：「哥哥一路辛苦。」西門慶便把東京富麗的事情，及太師管待情分，備細說了一遍，兩人祇顧稱羨不已。當日西門慶留二人吃了一日酒，常時節臨起身，向西門慶道：「小弟有一事相求，不知哥可照顧么？」說著祇是低了臉，半含半吐。西門慶道：「但說不妨。」常時節道：「實爲住的房子不方便，待要尋間房子安身，卻沒有銀子，因此要求哥周濟些兒。日后少不的加些利錢，送還哥哥。」西門慶道：「相處中說甚利錢！我如今忙忙地，那討銀子？且

待到韓夥計貨船來家，自有個處。」說罷，常時節、應伯爵作謝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且說苗員外自與西門慶相會在太師府前，便請了一席酒，席上又把兩個歌童許下了。那一日，西門慶歸心如箭，卻不曾作別的他，徑自歸來了。員外還道西門慶在京，伴當來翟問著，那翟家說：「三日前西門大官家去了。」伴當回話，苗員外才曉的：「卻不道君子一言，快馬一鞭。不送去他罷，不和我合著氣？祇后邊說不的話了。」便叫過兩個歌童，吩咐道：「我前日請山東西門太官，席上把你兩個許下他。如今他離東京回家去了，我目下就要送你們過去。你們早收拾包裹，待我捎下書打發你們。」那兩個歌童一齊跪告道：「小的們伏侍的員外多年了，卻爲何今日閃的小的們不好？又不知西門大官性格怎地，今日還要員外做主。」員外道：「你們卻不曉得，西門大官家裏豪富潑天，金銀廣布，身居著右班左職(二三)，現在蔡太師門下做個乾兒子。就是內相、朝官，那個不與他心腹往來？家裏開著兩個綾緞鋪，如今又在開個標行，進的利錢也委的無數。況兼他性格溫柔，吟風弄月，家裏養著七八十個丫頭，那一個不穿綾著襖？后房裏擺著五六房娘子，那一個不插珠挂金？那些小優們、戲子們，個個借他錢鈔，服他差使；平康巷、青水巷這些角伎(二四)，人人受他恩惠，這也不消說的。祇是咱前日酒席之中，已把小的子(二五)許下他了。如今終不成改個口哩？」那歌童又說道：「員外這幾年上不知費盡多少心力，教的俺們彈唱哩。如今才曉得些弦索，卻不留下自家歡樂，怎地倒送與別人快活？」說罷，不覺地撲簌簌哩掉下淚來。那員外也覺慘然不樂，說道：「小的子，你也說的是，咱也何苦定要是這等？祇是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」那孔聖人說的話，怎么違得？如今也由不得你，待咱修書一封，差個伴當送你去，教他把雙眼兒好生看覷你們。你到那邊快活，也強似在我這裏一般。」就叫那門館先生寫著一封通候的八行書信，后面又寫那相送歌童、求他青目的語兒；又寫

個禮單兒，把些尺頭書帕做個通問的禮兒。差了苗秀、苗實，齊擎書信，護送兩個歌童。一霎時拴上了頭口，帶了被囊行李，直到山東西門慶家來。

那兩個歌童當時忍不住腮邊淚滴，又是主命難違，衹得揷燭也似磕了幾個頭，謝辭了員外，翻身上馬。迤邐行來，見那青山環馬首，綠水繞行鞭，酒簾深樹裏，草捨落霞前。止爲那遏行雲歌聲絕代，不覺的辭恩主跋涉風煙。這兩個，思鄉念主，把那些檀板風流〈陽春白雪〉兒都忘卻；這兩個，忙投急趁(二六)，止思量早完公事披星戴月的夜忘眠。正是：朝爲苗府清歌客，暮作西門侑酒人。遠遠望見綠樹林中，挂著一個望子(二七)。那歌童道：「哥，走了這一日了，肚裏有些饑了，且吃杯酒兒去。」衹見四個人兒滾鞍下馬，走入店中。那招牌上寫的好，說：「神仙留玉佩，卿相解金貂。」眞個是好酒店也！四人坐下，喚過賣打上兩角酒來，攜個蔥兒蒜兒，大賣肉兒，豆腐菜兒，鋪上幾碟，正待舒懷暢飲。忽地裏回頭看時，止見粉壁上飛白字寫著兩行，說道：「千裏不爲遠，十年歸未遲；總在乾坤內，何須嘆別離！」正對著兩個歌童眼兒，不覺的藥賣有病(二八)的了，動人心處撲簌簌流下兩行淚來，說道：「哥，我們隨著員外，指望一蒂兒到底(二九)。誰想酒席中間，一言兩句，竟把我們送與別人。人離鄉賤，未知去后若何？」那苗秀、苗實把好言知慰了一番，吃了飯，上馬又走。四個牲口，十六個蹄兒，端的是走的好。不多幾個日頭，就到東平府清河縣地面。四人拴了牲口，下馬訪問端的，一直地竟到紫石街西門慶家府裏投下。

卻說那西門慶自從東京到家，每日忙不迭送禮的請酒的，日日三朋四友。既要與大娘兒接風，又要與各房兒遣綣，朝朝帶雨尤雲，以此不曾到衙門裏去走，連那告假的帖兒也不曾消的。那日清閒無事，且到衙門裏升堂書卯，把那些解到的人犯，也有奸情的、鬥毆的、賭博的、竊盜的，一一重問一番。又把那些

投到文書，一一押到日僉押(三十)了一會。乘了一乘涼橋，幾個牢子喝道子簇擁來家。祇見那苗秀、苗實與那兩個歌童已是候的久了，就跟著西門慶的橋子，隨到前廳，雙膝跪下稟說：「小的是揚州苗員外有書拜候老爺。」磕個頭起在一邊。那西門慶舉個手，說著「起來」，就把苗員外別來的行徑，寒暄的套語，問了一會。就叫畫童把那銀剪子剪開護封，拆了內涵封袋，打開副啓細細看時，祇見那苗秀、苗實依先跪下，奉過那許多禮物說道：「這是俺員外一點孝心，求老爹俯納。」西門慶喜之不勝，連忙叫玳安收起禮物，請起苗秀、苗實，說道：「我與你員外千裏相逢，不想就蒙員外情投意合，十分相愛，就把歌童相許。那時酒中說話，咱也忘卻多時，因爲那歸的忙促，不曾叩府辭別，正在想著。不意一諾千金，遠蒙員外記憶。我記得那古人交誼，止有那範張結契(三)，千裏相從，古今以爲美談。如今你們那個員外，委的也是難得！」稱長道好，細細又感謝了一番。祇見那兩個歌童，從新走過又磕幾個頭，說道：「員外著小的們伏侍老爺，萬求老爺青目。」西門慶見兩個兒生得清秀，眞眞裊裊媚媚，雖不是兩節穿衣的婦人，卻勝似那唇紅齒白的妮子。歡天喜地，就請四位管家前廳茶飯。一面整辦厚禮，綾羅細軟，修書答謝員外，一面收拾房間，就叫兩個歌童在于書房伺候著。

祇見那應伯爵諸人聞此事知此事，通來探望。西門慶就叫玳安裏邊討出菜蔬、嘎飯、點心、小酒，擺著八仙桌兒，就與諸人燕飲，就叫兩個歌童前來唱，祇見捧著擅板，拽起歌喉，唱一個：

「〈新水令〉小園呼夜放江梅，另一番動人風味。梨花迎笑臉，楊柳石腰圍。試問荼縻，開到海棠未？

〈駐馬聽〉野徑東籬，陣陣香風來燕子；小園幽砌，紛紛晴雨過林西。芳心不與蝶潛知，暗香未許

蜂先覺。闌遍倚，不知多少傷心處！

〈雁兒落帶得勝令〉我則見碧陰陰西施鎖翠眉，紅點點烏鳶拋珠淚；舞仙仙砑光帽上簪，虛飄飄金谷樓前墜。尚兀是芳氣襲人衣，艷質易沾泥。落處魚驚，飛來蝶欲迷。尋思，憑誰寄？還悲，花源未可期。」

那西門慶點著頭道：「果然唱得好！」那兩個歌童打個半跪兒，跪將下去道：「小的們還學得些小詞兒，發歌與老爹聽。」西門慶說道：「這卻更好。」便教歌詞：

「試裂齊紈，施鉛槧爰圖春牧。草淺淺細鋪平野，散騎黃犢。一卷殘書牛背穩，數聲短笛煙光綠。想按圖題詠賦新詞，勞心曲。　文章妙，傳藝局；音調促，諧絲竹。倚清歌追和，〈陽春〉難續。一代風流誇好事，可堪膾炙人爭急錄。羨先生想像賦〈高唐〉，情詞足。

又：

畫出耕圖，郊原外東阡西陌。町童曲，群山環翠，岸塍聯絡。綠遍田疇多黍徐，麥旗纂蠶盈箔。彷佛有溪水繞柴門，山如削。　扶藜杖，徑丘壑；穿林藪，聽猿鶴。子耕耘妻盍，服勞耕作。喬木陰森流甜處，皤然抖腹舒雙足。羨先生想像詠〈豳風〉，村田樂。

又：

寫就丹青，新圖好溪山環繞。隱隱遍，沙汀水岸，綠頻紅蓼。一派秋光連浦漵，短蓑箬笠煙波渺。看此時網得幾鮮鱗，鱸魚小。　漁唱起，飛鴻杳；江月白，歸雲少。倚蓬窗試覓，舊盟鷗鳥。借問忘機當日事，何如此際心情悄。羨先生想像詠〈滄浪〉，起塵表。

又：

四野雲垂，冰花碎平鋪茅屋。紅爐暖，妻煨山芋，自斟美酒。課僕采薪去外戶，呼兒引鶴翻平陸。攬此景寫入畫圖中，娛心目。　鍾貴富，天之祿；懼盛滿，吾之欲。騁妍奇攄寫，好詞盈軸。愧我倡酬才思澀，輸他文采機關熟。羨先生想像樂桑榆，顏如玉。」

果然是聲遏行雲，歌成〈白雪〉，引的那后邊娘子們吳月娘、孟玉樓、潘金蓮、李瓶兒都來聽著，十分歡喜，齊道：「唱的好。」祇見潘金蓮在人叢裏，雙眼直射那兩個歌童，口裏暗暗低言道：「這兩個小夥子不但唱的好，就他容貌也標致的緊。」心下便已有幾分喜他了。當下西門慶打發兩個歌童東廂房安下，一面叫擺飯與苗秀、苗實吃，一面整頓禮物回書，答謝苗員外。

畢竟未知何如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注釋

（一）日頭—這裏指白天。　（二）通行馬牌—簡稱馬牌，系官府發給的馬駝通行證，供于驛站宿歇和調換人扶馬匹等。　（三）打中火—吃午飯。　（四）剔犀官桌—剔犀是一種漆工持技法，用兩種或三種色漆逐層塗漆之后，再用刀剔刻圖案花紋。官桌，即當時官衙中的長方形的辦公桌。　（五）通天犀杯—用通天犀角制成的杯子。　（六）滴了天—古代儀禮名，指用酒杯望空灑酒，以祭奠上天，祈天佑福。　（七）暖床—該床上有頂，下有墊，后及兩旁俱實板作門，三面鑲密，紙糊其縫，設帳于內，更置幔遮于帳前，故稱暖床。入夏則門可卸，不礙其涼爽。　（八）巴—盼，盼望。　（九）散官—爲閑散而無職事之官，宋代則用以表示官皆等級，其中有些人別有實職，有些人則無。小說中的苗員外即屬后者。　（十）醒酒石—唐宰相李德裕建平泉別墅，有醒酒石，醉則踞其上。這裏借指石之奇貴。　（十一）肉屏風—唐宰相楊國忠冬月選肥婢妾列前以遮風，號，肉陣，亦稱肉屏風。這裏喻蔡京生活淫奢。　（十二）珠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 www.ertongbook.